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二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幕府部

謀畫

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葢夫揣摩成敗之理裁量用捨之要終以寡過而有成功者爲難矣漢氏而下公卿牧伯多所聘署故其從事掾佐頗有卓犖竒偉之士至或參議正典經綸戎務决機制勝料敵應變慮必周物

舉無遺策斯固心術明悟出於中智之上識理深粹預乎天下之精者已乃有失於聽納終貽悔吝事機既往追咎奚及蓋俊哲之忠謀賢達之嘉論不可以不察也

漢杜欽字子夏大將軍王鳳輔政奏欽爲其軍武庫令會西南夷夜郎王等相攻漢遣太中大夫張康解和不從命欽說鳳曰太中大夫康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選耎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

則復曠一時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忍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攻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主不以勞中國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

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墮毀也）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絶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納其說後為議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欲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暮偃伏之愛（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繇與國無雅信（雅信謂素相任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

范雎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帝怒乃退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帝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

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潔其去就之節者耳（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等或作介介隅其義兩通）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為封於齊故欽引之）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若將軍（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道也（援引）書稱公毋困我（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

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寛明之德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後漢馮衍初為王莽更始將軍廉丹掾丹討伐山東與衍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功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逄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見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

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行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令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士之心待從横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禄流於無窮功

烈著於不滅何與卑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
耻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顧明
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雎陽復說丹曰蓋
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
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
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
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
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

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

衛羽為兖州刺史第五種從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冦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説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韓嵩為劉表從事中郎劉先為别駕時曹操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於表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

操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嵩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獘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

表狐疑乃遣嵩詣曹操以觀虛實嵩還深陳操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究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魏荀彧為太祖奮武將軍司馬太祖領兖州牧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潛迎呂布彧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至誅叛者乃定時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君一州鎮也往必

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民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

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宫宫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巳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

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
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
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
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
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
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
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建安元年

太祖擊破黄巾漢獻帝自河東還雒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雒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彧勸太祖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

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雒陽奉迎天子都許

毛玠為太祖治中從事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壞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

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
劉曄為太祖司空主簿從征張魯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

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雲長翼德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大軍遂還後蜀降人言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賈詡參太祖司空軍事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紹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司馬朗為太祖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分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竝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

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

高柔為太祖倉曹屬時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而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

曹純以議郎參太祖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

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

陳羣潁川人蜀先主臨豫州辟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先主先主欲往羣說先主曰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先主遂東與袁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豫州軍先

主恨不用羣言

趙浮為韓馥冀州都督從事浮與程奐將強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袁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常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土分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

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董昭字公仁為袁紹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强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義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

其身妻子弗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善之

程昱東郡人太祖辟昱表為東平相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太祖亦欲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程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竝南面

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横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横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横田横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知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

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郭嘉為太祖司空軍祭酒太祖將討袁紹嘉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冦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太祖討呂布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内外失

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急攻之遂禽布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後嘉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

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

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

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
及兄熙走遼東
沮授爲袁紹從事太祖征紹還官渡紹進保陽武授曰
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
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李孚爲袁尚冀州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鬭尚出軍詣
平原留别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
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

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一鼓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

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
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
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
絙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
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
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冐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
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
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别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

三門並出降又使人持火乎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去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熖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乎出北門遂從西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乎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乎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乎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

郭淮為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淵與蜀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

主諸營乃定其明日蜀先主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蜀先主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

趙儼為扶風太守時蜀將關雲長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與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關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

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敵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絶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獘内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敵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蜀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絶不通而孫權襲取關輜重關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關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

權邀關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關還救恐我承其兩
疲故順辭求救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關已孤迸更
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慮於彼將生患
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關走恐諸
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為州別駕建安中吴大帝率
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
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為

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
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大帝信
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後為太祖丞相主簿時關侯圍
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
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内踈關若得志權必不願也
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
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關遂見擒

常林為文帝五官功曹時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
冀扇動文帝欲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
形勢可度料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
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
外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
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蜀殷觀為先主荊州主簿吳大帝遣使云欲共取蜀或
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觀

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吳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

龐統為先主軍師中郎將說先主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俱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

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
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
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
終為人利耳備遂行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
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
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

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計即斬懷沛還向成

都所過輒克

楊洪字季休為益州治中從事時先主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黄元素為丞相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繇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兾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

勅召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

馬謖為諸葛亮丞相參軍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歴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强賊彼知官勢内虚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又且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
世南方不敢反

吳張紘初為大帝長史從征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
古之圍城開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
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寛之
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晉何惲為揚州别駕刺史周浚隨王渾伐吳與中軍大
戰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横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

上方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分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業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動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

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

任明為益州刺史羅尚從事時流人李特寇成都尚據大城自守李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懼

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明説尚曰特既凶
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
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内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
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虚實明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
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説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
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州刺史
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
助任臧阜尚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三日衆少不敵特

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雒陽

陳珍為涼州牧張茂叅軍劉曜遣將攻韓璞於冀城茂出次石頭謂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鋭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尅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

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一旬不退者珍請為明公率㢡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廻滅桑壁𤦺暮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

趙誘字元孫州辟主簿値刺史郗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雒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羣吏計議誘說隆曰

趙王簒逆海内所病今義兵飈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不從遂被攻死

盧志字子道自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簒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揔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

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頵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頵前鋒都督趙讓為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衂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頵從之及倫敗志勸頵曰齊王號衆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北

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當今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竝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彊侯加散騎常侍

淳于定為南陽王模謀臣模為征西大將軍鎮關中東海王越表徵模為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

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

潘滔為東海王越司馬時茍晞為撫軍將軍都督青兖有威名滔說越曰兖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茍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悦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于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

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

孔坦為尚書左丞相時蘇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氣清淨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

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遝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率如坦計

高崧為簡文帝撫軍司馬時桓温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反斾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兹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為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宏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

衆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
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為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
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分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
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
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
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
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

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

郤超為桓温參軍太和中温將伐慕容氏於臨潼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温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畧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

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粮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
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尅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
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澁
滯且北地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來此大限
閡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
鄧潛之為何無忌大將軍府長史無忌將率衆以距
盧循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廻山壓卵未
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

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候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果敗

宋劉敬宣晉末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征虜參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為名敬宣父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

舉使牢之為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
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
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
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以
明逆順汝以為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
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
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
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

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叅軍加寧朔將軍

胡藩爲高祖鎮軍叅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守者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

王誕爲高祖太尉長史盧循自察洲南走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

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

顔竣為孝武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魏軍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絶既積歲

月漸不可詆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今幸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釁隙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四千匹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耶一相交闗卒難閉絶寇負力玩陵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敖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為長

沈慶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冦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

冊府元龜卷七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錫齡

冊府元龜卷七百二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幕府部

謀畫第二

南齊紀僧真為太祖領軍功曹太祖將廢立謀於袁粲褚淵僧真啓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然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納之太祖欲渡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上累世皇

基猶固磐石今百口北渡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太祖曰卿顧家豈能遜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

梁夏侯詳仕宋為豫州刺史殷琰主簿泰始初琰叛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俗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

三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致款必厚相慰納豈免罪而已若謂不殺請克一介琰許之出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迷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宏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勔曰審爾當如君言請反命勔遣人到城下呼城中人語以勔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勔為刺史又補詳主簿

陳毛喜為宣帝參軍時廢帝沖昧僕射到仲舉與右衛

將軍韓子高通謀其事未發喜請帝曰且簡選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帝驚曰子高謀反即欲收執何為更如是耶喜答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効順然甚輕狷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一壯士之力耳帝深然之卒行其計

後魏李先為衛王府左長史從平鄴到義臺破慕容驎軍田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尅平道武還代以先為

尚書左中兵郎

酈範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左司馬師次無鹽宋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来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刑内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

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尅白曜將盡以其人為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為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上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為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

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
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宋太原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
宋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
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
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栢之累擁衆數萬勁甲堅
城強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事竟何所畏
已求援軍且覩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
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既進無所取退遇強敵

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筭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能尅降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如範短見猶謂不真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為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為其

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遂表範為青州刺史以撫新民

李璨為中書郎太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出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宋將張永沈攸之等率先屯下磕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

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鑰其夜永攻南門不尅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斫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氷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地加璨寧朔將軍

鄭義為中書博士大安初宋司州刺史嘗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遺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

珍奇雖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赴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焼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齋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或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鋭攻之不尅遂退

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竟如義策

楊侃為長孫稚揚州録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治合

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郡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內應遂已募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白捺佐寮咸欲以實荅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虛搆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搆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

酈惲字幼和為長孫稚行臺郎惲頗兼武略嘗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稚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開國子邑三百户

甄楷中山無極人為尚書儀曹郎丁憂在鄉時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臨發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

入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常雲三州避難之民皆依傍市鄽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為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揩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麁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揩乃還家

陽固孝明初征陝右以固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

北齊魏蘭根初仕魏為尚書令李崇討茹茹都督長史因

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徼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竝施此計若行國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薛琡初仕魏為上黨王天穆討邢果行臺尚書時元顥

已據鄭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果衆强盛宜先經略唯琡以為邢果聚衆無名雖强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果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果果降軍還顥入雒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為丞相長史時高祖大舉西伐將渡蒲津琡諫曰西戎遇年饑饉無可食啗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

寶炬黒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陳元康為相府功曹叅軍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

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後為大行臺右丞及高祖疾篤謂文襄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

後周徐招初仕後魏為廣陽王深府長流參軍深討鮮于修禮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修禮自為魁帥

盧柔初仕後魏為賀拔勝荆州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雒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

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没以之此忠臣之上策也若北阻曽陽南幷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欵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唯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南奔梁

唐瑾初仕後魏吏部尚書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

李棠字長卿初仕東魏為高仲密北豫州掾先是仲密

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被齊文襄委遇仲密恐其搆己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既至州遂與崇謀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崇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為君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崇詣闕歸款

宇文深為太祖丞相府直閤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

泰趣潼關高敖曹圍雒陽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謀者而獨問策於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頎出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為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鋭之卒潛出小關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泰可擒也既虜竇泰歡勢自阻迴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

謂深曰君即吾家之陳平也

隋李詢初仕後周爲司衛大將軍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恊力唯詢而已

李德林爲高祖丞相府屬時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尉遲迥金軍中恟恟

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啟深以為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竝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

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多此類也

李徹為左武衛將軍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高祖令衛王爽為元帥擊之以徹為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奬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因此稱藩

唐裴寂為高祖大將軍府長史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命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

議者恐通為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後入關京師無援可不攻而定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度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為虞若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

劉文靜為高祖大將軍府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竝從之

房元齡為太宗秦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元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故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内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為國者不顧小節此

之謂歟孰若國家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定所說深會宿心乃入白之太宗召元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跡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戮力隱太子將有變太宗令無忌召房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遂平內難

杜如晦為太宗秦王府屬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

竇建德嘗叅謀帷幄及隱太子之變如晦嘗入畫策及事捷與房元齡功等

薛收為太宗秦王府主簿判陜東道行臺北部郎中太宗之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為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

給則伊雒之間戰鬬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皐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敝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尅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

段秀實天寶十二年為安西節度封嘗清判官開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嘗清逐之秀實進曰賊兵行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大歷中秀實

為涇原節度馬璘行軍司馬時吐蕃来寇戰于鹽倉官軍不利璘為冦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諶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秀實召讓之曰兵法大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諶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蕃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

李芃永泰初為江西觀察使李勉判官時宣饒二州人

方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絶江路刼商旅以為亂苋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以苋攝行州事

齊抗大歷中為壽州刺史張鎰判官鎰為江西觀察隴西節度前後籌量幕中事多出抗

嚴郢為河東副元帥郭子儀判官子儀遷鎮邠州郢領留府時軍士久處河中各有生業不樂遷徙多匿名姓

自邠逃還郢悉捕得其渠帥戮之人心方定

李自良德宗初為試殿中監隷浙東節度使薛兼訓移鎮太原自良從至鎮兼訓卒鮑防代為節度使會回鶻入寇防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將兵擊之自良言於防曰回鶻遠来不可與争鋒不如于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必退還然後出兵逐之二壘扼其歸路策之上者也防不從趣伯瑜等與戰于百井軍大敗自良繇是稍知名

齊映建中末為鳳翔行軍司馬時德宗居奉天鳳翔逼於賊泚節度使張鎰懦緩不曉事部將有李楚琳者剽悍兇暴軍中皆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皆覺之乃密言於鎰令殺之鎰不從映言乃示其寛大召楚琳語云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懼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為映指導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

崔宏禮元和中為東都留守呂元膺從事時淮西吳少

陽初死吴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為之影援東平李師道謀驚東雒以脅朝廷宏禮為元膺籌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平亦無累

梁謝瞳唐末居太祖門下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廣明初太祖與河中交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於黄巢偽右軍中尉孟楷抑而不進瞳揣太祖有擇福意乃進説曰黄家以數十萬之師值唐朝久安人不習戰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竊偽號任用已失其所令將軍勇冠三

軍力戰於外而孟楷專務壅蔽奏章不達下為庸才所制上無獨斷之明破亡之兆必矣況土德未厭外兵四集漕運波注日以收復為名惟所天察之太祖曰我意素决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翌日遂定䇿戮偽監軍使悉衆歸順于河中王重榮表憧為檢校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奉表于蜀僖宗大悅召入顧問錫賚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紫

李振為太祖從事唐光化中往長安議事時昭宗為中

尉劉季述廢爲太上皇振東歸太祖方在邢雖遽還于
梁大計未决季述遣養子希度以社稷委輸於梁欲中
帝意又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彥勳稱上皇誥喻以
傳皆季述黨也振入言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
者之事也今閹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
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固黨其族舊相張濬在河南
緱氏亦來謂帝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唯振堅
執不改獨曰行正道則大勳可立帝英悟忽厲色曰張

公勸我同勅使是欲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縶偽使李奉本支彦勲與希度等即日召程巖折足械至鎮杖殺之請振將命于京師遂與宰臣謀返正

裴廸為太祖節度判官唐天復中太祖駐軍于岐下忽有青州健步苗公立者詣其帥王師範書問至府廸召之詢以東事徵覺色動因去左右密徵其説公立乃具述師範稱兵之狀時太祖猶子友寧為馬步軍指揮使廸不俟命遽請友寧統在府諸軍至兖鄆巡警以示軍

威及昭宗還長安太祖歸梁邸凡府僚竝被命遷秩兼
錫功臣之號迪獨轉官爲檢校司徒號寧鑾叶贊功臣
一日賓佐集謁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名唯司徒獨有之
他人莫及也其見重如此
李班爲成汭荆州掌書記天復中淮冦大舉圍夏口逼
巴陵太祖患之飛命成汭率水軍十萬援于鄂李班入
言曰今舳艫容介士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
剽輕若爲所絆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也將有後慮不

如遣饒將屯巴陵大軍對岸一月不與戰則吳寇粮絶而鄂圍解矣汭性剛决不聽淮人果乗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汭亦自沉于江郎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

後唐李愚同光中自翰林學士為魏王繼岌征蜀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招討使郭崇韜問計於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為用宜乗其人情二三風馳電掣彼必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守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因謂愚曰公

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鷄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殉繇是軍中無敢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筆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冊府元龜卷七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七百二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幕府部

裨贊

二漢而下公卿牧伯皆有官屬參于幕府蓋其辟署之為盛焉故世之英髦多菡乎賓佐其於周旋裨贊著之話言者亦不乏其人矣觀其被知已之遇敦報德之義或推達名士置于賓館或裁製條式施於軍務辦刑章

之枉則釋其非辜陳政事之失則救其不逮乃至轉禍為福知所去就徇公滅私不畏彊禦竭慮而納忠盡規而補過用能彌縫其失激揚其美臨機事而無爽全大節而克終仲尼之所謂益友者斯近之矣

漢杜欽字子夏成帝時為議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王鳳幕府國家政謀鳳嘗與欽慮之也慮計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等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即成帝時塞河堤者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嘗之罪過及繼功臣絶世鎮撫四

吏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後漢陳寵沛國人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

韓稜潁川人為郡功曹時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明帝知其忠後特詔原之

劉塽為潁川功曹時陽翟黄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太守种拂召塽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柰何塽曰名山大澤不以封盖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塽言遂不與之

魏國淵為太祖司空屬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

餘人

董昭為司空軍祭酒時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佐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

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頴露天威在顔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何夔為太祖丞相東曹掾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

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竝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

劉壹為豫章太守華歆功曹時孫策在椒邱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壹入議壹勸歆在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新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劉繇為楊州刺史豫章楊之屬郡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爾時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處於是夜遂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箋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

王基字伯輿為青州刺史王淩別駕淩流稱青土盖繇基協和之輔也

蜀来忠敏之子也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竝能協賛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叅軍

吴駱統字公緒大帝領會稽太守召為功曹行騎都尉

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嘗勸帝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容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帝納用焉

晉丁贖為齊王攸主簿攸都督青州將就國不悅贖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宏帝載攸曰吾無佐時之用卿言何多

何攀蜀郡郫人也王濬為益州辟為別駕濬謀伐吴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吴之策攀善於將命武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繇是事鮮以攀為濬輔國司馬封關内侯

何惲為周浚揚州別駕浚隨王渾伐吴惲勸浚速渡江詣建業浚言於王渾渾不從及孫皓降王濬渾深恨之

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吴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宏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王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

孫洵為新野郡公歆叅軍時趙王倫篡位以歆為南中郎將及齊王冏舉義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

曰趙親而彊齊踈而弱公宜從趙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雒歆躬貫甲胄率所領導冏以勸進封新野郡王嵇含為長沙王乂驃騎記室都尚書郎乂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於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嶠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姦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

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千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

郭舒為荊州刺史王澄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嘗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

虞預會稽人太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寛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輙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倣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三途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

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
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
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省嚴為之防
琛善之即皆施行
孔嚴為殷浩揚州別駕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
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嚴言於浩曰
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
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

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来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争則萬物不能與之争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可守管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廪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覩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

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
嘗瘢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
深納之
習鑿齒為桓溫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
職每處機要涖事有績
宋劉穆之高祖初定京城辟為主簿時晉綱寬弛威禁
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
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

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勢亦偉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繇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嘗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畢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

無隐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来會自聞達我蒙
公恩義無隐諱此張遼所以告關侯欲叛也
謝晦為高祖太尉主簿從征關雒内外要任悉委之帝
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
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雒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
於是群臣並作
張邵為高祖太尉參軍高祖鎮揚州邵補主簿悉心政
事精力絶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

曰大軍當大討可各修舟船倉庫及曉取辦且日高祖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恠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高祖曰張邵可謂同我慮憂矣

殷景仁為高祖太尉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為黜陟

蒯恩為世子征虜將軍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為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綱紀衆咸親附之

張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舉哀畢改服着黄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徴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

顔竣為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

沈懷文為西陽王子尚揚州别駕從事及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後為竟陵王誕

驃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居內齋懷文以為不可乃止

南齊蔡約為宜都王冠軍長史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

梁庾黔婁鄧元起之鄉人也元起為益州刺史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

陳虞寄初為梁岳陽王詧中記室詧為會稽太守寄領

郡五官掾在職簡略去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内終日寂然

後魏高允為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大武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裨益秦人稱之

游肇為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王薨復為髙陽王雍鎮北府長史為政清簡加以裨賛歷佐二王甚有聲迹

韓務為征蠻都督李崇司馬崇翦蕩羣蠻除近畿之患務有力焉

傅永字脩期為王肅豫州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孝文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

酈範為慕容白曜征南大將左司馬範前後屢陳筞畫大破宋師乃表範為青州刺史以撫新民

高顥為冀州別駕時軍旅之後因之饑饉顥為綱紀務在寬靜甚收時譽

路侍慶為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侍慶每進

苦言

王則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廣平王内史老生征討每

有戰功

盧道約為開府高岳長史岳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為長

史兩藩有毗佐之稱

北齊徐遠為高祖丞相騎兵參軍事嘗征伐克濟軍務

深為高祖所知

後周蘇綽為太祖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

寇儁為太祖行臺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作魏帝勑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勑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悅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勑書及見此勑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唐温彦博初仕隋為幽州總管羅藝司馬藝以幽州歸
國彦博賛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
褚亮為秦王文學太宗平王世充竇建德等亮甞侍從
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
元萬頃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
時别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作
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廹之乃令萬頃作
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危切何用詩為

必斬之萬頃爲觧釋之乃止

第五琦天寶末爲須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會安禄山反進明遷北海郡太守奏琦爲録事參軍禄山已陥河間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元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不即進復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不知所出琦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陥之郡

齊映大歴中爲滑亳節度令狐彰掌書記彰疾甚草遺

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然之

劉昌為宋州牙門將李靈曜據汴州反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因問昌昌泣賛其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下遂翦靈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殺之昌潛遁及劉元佐為刺史乃復其職

柳渾為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判官時與崔祐甫同在使

府竝推公正州有開元寺僧徒夜飲因醉失火延燒講堂翌日歸罪於守門瘖奴虞侯亦受財而同其狀械奴送府少遊將斷獄人知瘖奴之寃莫敢言者渾與祐甫遽入具言醉僧之罪内外蒙蔽致有寃濫少遊大驚趣令訊鞫醉僧首狀瘖奴見原少遊謝曰微二君子之言幾成老夫闇劣矣

馬燧為襄陽節度嗣曹王臯賓介以正直彊幹稱漢陽王張東之有園林在州西公府多假之宴集臯嘗謂燧

曰漢陽子孫貧弱欲買之如何㬎歛容曰張漢陽有中興大功其遺業故第當百世保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衒鬻焉皋默然有慚色謂㬎曰皋失詞為足下羞微足下皋安得聞此言

李憲晟之子也起家太原參軍于頔鎮襄陽憲自醴泉尉為從事時吴少誠據淮西與襄陽壓境少誠叛頔屢有功淮西獨憚頔之令以憲之軍謀致使然也

韋詞為韋夏卿東都留守從事頗有裨助其後累佐使

府以公才聞

後唐李冲為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温行軍司馬初明宗鎮北面知温為副部署廢帝為别將長興末知温在青州位望驕倨及聞京師變起廢帝起鳳翔隂有窺伺之志甞於密室名冲謀之曰吾嘗為明宗軍副自有天下吾受恩隆異今岐陽不順内侮王室豈可坐觀其危亡哉吾養士數千鎧仗萬計有錢數室今圖建義何慮不成冲曰以公之英武誠如所料然主上冲年未更大事

以岐帥之聲望勇畧世亦罕儔又藉以屬親以彊侮弱何事不濟禍福糾纏不可誤計也僕願為公奉表而西徐觀其釁然後圖之及冲到京廢帝已改元踐阼羣藩職貢冲還優詔奬諭冲謂知温曰京邑熈熈然速宜入覲以保遠圖及知温至帝以宿舊待之異禮

晉顔衎正直之士也為青州房知温幕客知温厚歛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曽不以政事為務衎委曲陳其利病知温不能用及

高祖建義入雒尚不即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偽主當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入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為恃深為明公之所憂也知温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及知温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列為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儒為沂州刺史其家保全皆衍之力也

熊皦閩人多知數邠州節度使劉景巖辟為判官景巖

比以盜據延州朝廷嘗姑息之皦前入朝言已説景嚴肯移近地遂降命改鎮執政以為皦有緩頰之力乃賜以金紫

漢王敏有文學舉進士第依杜重威歷數鎮從事重威在任以黷貨為務每箕斂民賦敏力止之十亦行其一二人甚嘉之及重威鎮鄴不以朝命為事多失人情敏嘗勸之泣下重威始則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翻然来降時以敏深達逆順有紓難之力亦近代之良士也

高祖命以悪秩奬其節義時重威慕容有劉當王祐鞫明德皆謫焉

周邉蔚為毛璋邠寧觀察判官時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知其事急因乘間極言又喻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妻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賛畫之效錫以三品章綬改許州戍判

冊府元龜卷七百二十二